

夏忙时节处处“抢”与“忙”，农人不断地割麦、栽秧、收稻……一季季，一年年，循环不休，幸福生活节节高……

夏忙时节

新麦被一担担挑回家灌满了储粮间，还没来得及估算今年麦子的收成，女人天蒙蒙亮又去了秧池田起秧了，男人出现在自家白花花的白田里耙田、施农家肥，一阵水田里的农活忙完，男人估算着女人所起秧把的数量，一副担子在肩，又忙起担秧运往田头的重活，当自家一两亩即将栽秧的水田里盛开错落有致碧绿的秧苗把，东方的旭日冉冉升起，男人女人快速吃完孩子送来的早饭，捶捶后背，像在抚慰早起劳作发酸的身体，又像在激励自己——弓腰如虾一天的忙栽秧即将开始。一根根栽秧绳拉开，一人一趟秧排开，左手一把秧苗，拇食指灵活分着秧苗，右手接过秧苗如蜻蜓点水插进水田，弓着的腰随着双腿错开后移，一刻钟、半小时，抬眼看，白花花的白田漾起横竖成行的绿意，低头胯下看后，白花一望无际何时无尽头，唯有用“不怕慢但怕站”为自己鼓劲！一天秧栽下来，田变绿了，腰弓得任凭捶打也直挺不到原有的身姿，双腿酸胀得像灌满了铅，迈步都不听使唤，双手久泡在水田里，双掌发白，十指被秧根麦茬戳得伤痕累累……躯体承受着栽秧的劳累，可眼前因劳动赢得满田的新绿，再想想秋后丰收金黄的稻田，再劳累的身心片刻有了一股力量，支撑着走向另一块水田……

多年前，机械化耕种还没普及，母亲拾种着外出打工人家人的田地和自家的庄稼地，每年十八亩田地的割麦、栽秧累得我们像脱了一层皮，现在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抢割麦、夜脱粒，急耙田、忙栽秧……麦田秧田来回忙碌，十多天要完成十八亩田的收栽任务，常常累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直不起腰来……

人到中年，倒时常怀想起那一段“抢完麦收忙栽秧”的苦日子，甚至感谢母亲教会了我们品尝农活之苦的道理——有“抢麦收”农活苦吃，说明丰收触手可及；要想家中有粮心不慌，需要吃苦，麦子丰收，收割方可颗粒归仓，新秧已起，水田要栽，栽的是希望，栽的是秋后稻田的丰收等待……

夏忙时节处处“抢”与“忙”，农人不断地割麦、栽秧、收稻……一季季，一年年，循环不休，幸福生活节节高……

登瀛

刊头书法 臧科书

农家风情

市区晋加山

边走边想

南京张永祚

看着这些马头墙，无不为那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艺术创造力而惊叹：顶端鸟鱼虫兽的活灵活现，斗拱粉壁中的祥云绕凤，雀替木雕的巧夺天工，瓦楞里槽的美轮美奂等，都给人以极强的历史穿透力和审美冲击力。

马头墙

进入徽州大地，置身在青山绿水之间，最先映入眼帘的，大概就是那千姿百态、错落有致的马头墙了。马头墙，又名跌落山墙，是指高出两边山墙墙面的墙垣，也就是山墙顶上的部分，因其翘檐形状酷似昂首的马头而得名。马头墙墙面以白灰粉刷，墙头覆以青瓦两坡墙檐，色调的明暗律动，清雅的书卷气质，蕴含着有史以来的生命质感以及与此片美丽沃土血脉相通的永久魅力。

明代戏剧家汤显祖有诗云，“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在他的眼中，徽州钟灵毓秀，是富贵华丽之乡。确实如此，自从宋朝政治和经济中心南移之后，特别是到了明清之际，随着徽商群体的迅速崛起，徽州当之无愧地成了举足轻重的商业和文化重镇。徽商崇尚官、贾、儒三位一体，兼而有之，有的甚至成为朝中重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马头”被设计成“金印式”或“朝笏式”，隐隐之中寄寓着对“读书做官”理想期盼和现实追求。马头墙墙肩的做法也多种多样，其退阶尺寸会随着山墙高矮以及出檐大小而灵活变动，但最终确定的准则还是尊卑有序的重儒精髓，拾级而上的马头墙就是等级森严的直观体现。马头墙有一阶、二阶、三阶、四阶之分，也可称为一叠式、两叠式、三叠式、四叠式。通常都是三阶或四阶，阶数越多，也就意味着这个家庭地位更为高贵或富豪吨位更加厚重。最多的可至五叠，俗称“五岳朝天”。看着这些马头墙，无不为那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艺术创造力而惊叹：顶端鸟鱼虫兽的活灵活现，斗拱粉壁中的祥云绕凤，雀替木雕的巧夺天工，瓦楞里槽的美轮美奂等，都给人以极强的历史穿透力和审美冲击力。作为徽州民间巨匠精雕细琢十年一剑的重要成果，马头墙也因此成为徽派建筑纤毫毕现的点睛之笔。

为什么徽州人非要把防火墙搞成这个马头形，而不是牛头形或羊头形呢？那是因为马确实是一种十分富有灵气的动物，它在冷兵器时代和人们的现实生活中都做出过不朽的贡献。从“一马当先、马到成功、汗马功劳、马不停蹄”等成语中，就毫不掩饰地表达出人们对马的崇拜与喜爱。至于马头墙最终

沉淀在不同徽州人心目中的具体意象究竟是什么，这不能一概而论……

在博大精深徽州文化的熏陶下，马头墙确实被赋予了不一而足的想象空间，承载着徽州人对生命追求的不断思索。游弋其中，我们常常会被马头墙蕴含的人生哲理所吸引，被“功夫在诗外”的许多弦外之音所感动。如此一尊尊马头墙居然能够将原本静止呆板的整体建筑彻底带活起来了，姿态惟妙惟肖，神态活灵活现，情态栩栩如生，状态生气灌注，有生命，有灵气，有精神，始终呈现着一种跃跃欲试的动态美感。偶遇春色田野，那天风和日丽，远远地就看到，在遥远的天际下掩映着密密麻麻的马头墙，它们一字排开，绵延不绝，突然之间，万马奔腾，惊心动魄，争先恐后，一泻千里，势不可挡，这一刹那稍纵即逝的绝世之美，是心动之美，也是现实之美！

当我们走到近处时，明朗素雅马头墙似乎又印证着徽州文化守道、尽孝与合“理”的心理痕迹。当年徽商们腰缠万贯建造起富丽堂皇的豪宅时，也就意味着高墙环绕、重门紧闭是许多商妇的日常主题。她们希望夫君离家不忘故里，富贵不忘糟糠，天天盼着夫君早日归来，也天天祈求夫君平安宏达，这时的马头墙便成了她们望远盼夫的物化象征。我们想象着那一个个马头墙，就像一个思妇站在高处抬首远眺的身影，整日承受着“目断天涯路”的焦灼和“为盼归鸿舒泪眼”的痛楚。同样，对于漂泊在异乡的徽商们来说，这些马头墙也是他们在他乡见故乡的精神寄托，哪怕是在“近乡情更怯”的回家路上，远远地最先见到的也是自家的那一抹深情的马头墙，即便是在短暂停留之后又要离开家乡的时候，马头墙依然是他们一步三回头的张望和恋恋不舍的乡愁。即便是送别路口尘土四溅，思归之情，已在风中扬起，但他们仍然义无反顾，一骑绝尘。

马头墙，这个风物长存的时光丰碑，源远流长的惊艳风景，看不完的岁月痕迹，说不尽的悠悠情思，让我们走进了徽州的历史，咀嚼着徽州的文化，更让我们看到了徽州人那种与生俱来、与时俱进、永远都在路上奔腾不息的灵魂！

书包钉

周一上班，开车门，正准备上车，发现车后右轮摔瘪在地。

果然，在轮胎缝隙里发现有筷子头样粗的铁棒，由于与地面摩擦，铁棒头锃亮锃亮的。用“老虎钳”拔出一看，足足有筷子头那么粗，难怪车胎一下子全瘪了。我摩挲着铁棒那尖尖的尾，此时的铁棒不是戳穿我轮胎的“凶器”，它那尖尖的尾就像人的指尖轻轻划开我尘封的记忆：让我想起曾经伴我多年的我家那颗“书包钉”。

父亲九年内“一抹头”养育了我们兄妹六人，用父亲的话说：“穷看碗，富看穿，要得智慧多看书。”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有知识、多智慧，父亲硬是勒紧裤腰带，一个不缺地把他的孩子都送进了学堂，大哥在镇上读高中的时候，我也背起书包跨进了校门。

父母为补贴家用，那时还开了缝纫店。说是缝纫店，其实就是在我家主屋明间靠南面的窗口下，安置了一台缝纫机。因为有了缝纫优先条件，大哥上高中时父亲特意买了个黄帆布书包，我们兄妹五人的书包，都是母亲用人家来料加工衣服的边角料拼凑的，外观形式上差别不大。

放学学回家，特别是星期天大哥从镇上回来，我们兄妹都是围着父亲裁衣服用的案板当课桌。六个人围着两盏煤油灯。作业做好了已大半夜，丢了书包匆匆睡觉。第二天赖床晚了，当我匆匆赶到课堂翻开书本，却发现拿的是小姐姐的书包。家里地方小，逢年过节父亲要裁衣服了，我们只能把书包往床上、墙角、凳上随处丢。父亲想办法找来铁钉在家里墙上钉了一排，可那墙是烂泥和石灰砌的，根本挂不住书包。

后来父亲捡了一个坏了的钉钹齿，看着钉钹那掉处齐齐的切口，嘴里喃喃着：“断口整齐，‘钢火’不错，能打个好钉。”丢下钉钹就往河北葛铁匠家去。那次父亲回家，手里握着一根约筷子长，一头秃秃圆圆的，一头尖尖长长的大铁钉。原来父亲把那根“锈”掉的钉钹齿拿去葛铁匠家，请他在红炉里煅烧，重新打造了一根大铁钉。回家后，父亲拿起斧头就把那根长铁钉钉入我家明间隔墙那根中柱上，铁钉前头微微上扬，然后对我们说：“以后你们的书包就挂在这上面，从里到外，由低年级往高年级排，晚上睡觉前就挂好，一点也不会乱了。”自从有了这个“书包钉”，我们兄妹就再也没拿错过书包。

到我上初中的时候，大哥已经走上村领导岗位。有一次放学，我习惯性地把书包挂上“书包钉”，大哥回来也把他的公文包顺手挂上去。一回头，我的书包和哥哥的公文包连同那颗“书包钉”都掉在地上。父亲正好就在旁边，蹲下身子，摸了摸已经有点变弯的铁钉：“这么好的‘钢火’也会变弯？不就挂了五六个书包。”父亲自言自语，捡起掉在地上的书包和公文包，分别递给我和大哥。捏着“书包钉”的手插进衣兜，转身迈过门坎时，父亲那曾经挺拔的腰杆突然弓了下来，系在脖子上的围裙随着父亲佝偻的身子在胸前摇晃，就像我们挂书包时那晃动的书包带……

见我握着铁钉愣神，妻提醒上班要迟到了，回过神，收起这颗铁钉放进我的包中，明天带给已经耄耋之年的“老爷子”看看，可还记得当年的“书包钉”！

悠悠岁月

大丰朱明军